

廣
註
四
部
精
華

集部

第五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五冊

魏冰叔叔子集精華

晉楚論

秦論

十國春秋序

李忠毅公年譜序

彭躬菴文集序

季子文集序

曾庭聞文集序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梓室遺稿序

樹德堂詩叙

費所中詩序

贈北平劉雪舫叙

陳文長畫竹冊叙

跋蘇文忠書醉翁亭記

吾廬記

燎衣圖記

秦寧三烈婦傳

大鐵椎傳

明益國府輔國將軍常汝傳

賣酒者傳

許秀才傳

彭謙六碣文

魏和公季子集精華

二子析產序

溫匡雲詩序

幽尋軒集幼韞文集合序

與顧袁州書

答雷慶蠟書

宋高宗論

留雲堂記

楊惟明墓誌銘

汪若文堯峰集精華

治生說

陳文莊公祠堂碑

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君

墓碑

前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

公墓誌銘

席舍人墓誌銘

讀書齋記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送宋汝仲權贛州關序

贈翁君序

計甫草中州集序

答王進士書

乙邦才傳

邵宗元傳

書沈通明事

魏冰叔叔子集精華

晉楚論

晉楚押主中國。汝上北林諸役。晉之辟楚者。蓋數數焉。非能有加於晉也。晉楚皆恃其詐力。而晉猶彬彬然。以禮義持其外。楚則濟以凶悖。惟利所在。悍然輕犯大難。而不復顧。此楚所以常強也。然諸侯服從晉。久而不叛者。亦在於是。韓趙魏三分其國。足以抗楚。而楚顧能加於晉哉。自陳勝吳廣之徒起而亡秦。其後天下之亂。國家敗亡之由。大半皆起於楚。然卒亦鮮能收之者。昔晉楚相遇於統角。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楚人剽悍。敢於有為。固其天性。善用楚者。慎其所發。而謀其所收。亦庶乎其可矣。

〔註〕

① 汝上

今河南汝縣。

② 北林

今直隸河朔。

③ 陳勝

秦陽城人。

字涉。

二世元年。

與吳廣起兵。

請即韓若秦計法。

皆歸之。存自立為楚王。勞。徒為其師。莊賈所殺。

④ 吳廣

秦末陽夏人。

字叔。

與陳涉同。

徒為諸將所殺。

秦論

秦并天下。在范雎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彊。坐大西陲者。則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何則。秦地僻遠。與戎狄為伍。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中國以此輕之。而不知秦人之謀其所。以得志者。正在於此。秦自穆公敗葷以來。初未嘗勞師於遠。春秋紀秦所夷滅。梁滑而已。乃李斯所稱并國二十。遊霸西戎者。果何在也。然則秦之近攻。亦可知矣。其後惠王不攻西周三川。而伐巴蜀。至北收上郡。南取漢中。猶用此策。然使秦當日者。求好於中國。比年而數盟一歲而

數聘。牽引宋鄭。爭長魯楚。則將竭其財力。勞其心。以奔走於道路之間。而日不暇給。又何暇畢力於耕戰之務。坐致富強。卒兼天下也哉。吾故曰。秦所以得志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也。春秋列國。惟齊晉秦楚最強大。然秦滅國者二。齊滅國十有二。楚滅國二十有一。秦之惡不如楚。而人稱虎狼之國。則不在楚而在秦。何者。楚縣陳而後破鄭。而不貪。若是者。自穆公以來。所未嘗有。虎狼得獸而生之。世固無有是也。秦人之得志。莫有過於此者。秦建國六世始大。十二世而強。二十一世而并天下。不二世而國亡。宗滅焉。嗚呼。吾未見其得也。

〔註〕

① 范曄戰國魏人。說秦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得為相。封應侯。

十國春秋序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敘。禧不敢辭。於是敘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違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為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為宜。遷則主於為文而已。欲畧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為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濶絕。書藉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義。為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為豪傑者。非有殊尤絕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為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為特盛。蓋天下之治。

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鉞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蹕屬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為。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為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域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盡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為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註〕

①十國

五代劉據之國。周王審知據福州。吳越行密據福州。吳行密據揚州。南唐李昇據江寧。吳越錢鏐據杭州。楚馬殷據長沙。南平高季興據荆

州。前蜀王建據蜀。孟知祥據成都。南漢劉隱據廣州。北漢劉崇據太原。是為十國。

李忠毅公年譜序

天啟中。逆閹擅國。日月晦蝕。天地易位。正人竄斥。謀死最著者。楊左周繆以下二十餘人。江陰李忠毅公其一也。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四。中萬曆丙辰進士。謁選得南康推官。既為御史。

敢直言。時逆閹恣橫。公屢疏糾之。削籍歸里。復追逮詔獄。身被毒刑。以死天下。痛之。公死四十
七年。禧客毘陵。公子避之。出公年譜見示。且命之。欲禧受而卒。請氣結填膺。涕下不能止。則又
竊自奮發。以為日月晦蝕。天地易位之時。尚有人如是。禧讀國史。自建文遜國。至逆閹之禍。又
身所歷。甲申以還。凡數大故。天下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不可勝計。莫不烈烈然上為日星。下
為河嶽。竊私論人之賢不肖。當觀其大節。大節既立。其餘不足復較。然不深究其生平。則賢與
尤賢無以見。有當死生患難。不奪其所守。而事功無可稱。或節與功並著。立身居心。不無遺議
者。蓋人之醇雜偏全。稟於性成於學問。不可得而強。是以論人者。必先大節。而其不徒以節見
者。為尤賢。今觀公年譜。歷官所至。清強仁明。為諸生時。師事吳霞舟先生。所相與摩厲者。皆聖
賢仁義之指。然則公即幸不為忠臣。已足為名臣。又使布衣坎壈終其身。而公之為賢者。亡疑
也。孔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君子也。已方公被逮時。道出毘陵。留霞舟先生家。賦詩論學。二日。然
後去。而先生後公二十五年。仗節自焚於東海。嗚呼。豈偶然哉。

〔註〕

①逆閹擅國

逆閹。指魏忠賢也。

②毘陵

即今江蘇常州。

③坎壈

不得志也。見辭坎壈。今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彭躬卷文集序

躬卷先生為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
每見躬卷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為深弓。矢人相筭。賦羽。

以為兵夫而使貫虱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菴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為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兩時行百川滙漚漚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為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菴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較轅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菴與林確齋始而躬菴一見予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偽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偽不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為奇論而甚安之連今二十年躬菴與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清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疎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杯之土以謀開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菴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子竊懼夫托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註

①林揚音致別

②六材

國禮考工記

弓人為弓

取六材必以其時

取六材必以其時

③奇

音

季子文集序

吾季子詩好漢魏文好周秦諸子及其成也詩類韓退之文則近柳子厚季於韓柳未嘗學之
毋乃其天質有獨近耶曾止山過日集言當今布衣詩和公為第一予亦謂其沈鬱之中發為
孤響矧願騰騫極意瑠球而樸氣不滿比於退之未知孰勝子厚少好文選所為山水記造語
之奇多從漢賦出諸大篇即如封建論管瀾壺嶺曲行遠亦山水諸記展拓而成予嘗不欲
季以柳州自畫然此亦極其所至云云耳子厚暇復雙議寄許京兆與退之論史官等作大為
難工然則季文不及柳州而十餘年章於事無暇讀書作文過此以往則吾又不得而知也季
詩文伯定者十一他及十二餘多予所校季少余五歲入小學時父母以為遲鈍嘗命督謀之
故視予指嚴師然少暇輒與戲使為官南面據上座身雜諸童奴為與兒旁立趨走跪拜而季
或慮使諸僮辭色不中度輒從上座提其耳擇地下跪或與杖十數季伏首涕淚交兩頤終不
敢出聲聞父母年十八九學漸成為人乃沈毅剛苦勇於義槩雖水火白刃不易其一言寒寒
誇誇尊親之前無所回其是非予乃釋向者求急之教而更以季為畏友易堂諸子年長以倍
其蚤與於天下及季之始生者季特起與為雁行交而足跡漸遍南北南北賢豪士皆相與結
友惟恐後季性卞須張如鉤子人觸其須則怒發不可忍前年歸自華山子夜與飲酒請所為
西行詩百一十首引手持其須曰猶記兒隸提耳而扶其股乎今遂能如是相與大笑為樂予
獨悲夫吾父母之不及見季之成也辛亥二月叔兄禧書於揚子舟中

〔註〕

①布衣詩謂庶人之詩也。其餘則性非布衣。或稱庶人曰布衣。本此。

②與兒謂官吏所用之足履也。

③

雁行交

言序年次為兄弟之交也。一後凡之齒雁行。

曾定聞文集序

曾定聞自萬里歸。乙酉正月。會酒於三臧。盡歡。整風十尺。倒上。吹塔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定聞盡出其所為古文。仗予論定。定聞之文。句格法昌。藜而蒼。齋勃萃。矯悍尤多。秦氣。予與定聞為童子時同學。定聞天資甚魯。終日請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於京師。數過吳門。與吳中名士游。其文斐然一變。而定聞之名。成於東南。近二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攜美人。騎馬行萬餘里。最好秦中風土。至以寧夏為家。而定聞名在西北。其文又一變。定聞間歸。相見予於山中。毛衣革鞮。雜佩悅帶。刀礪。面目色黃黝。鬚眉蒼涼。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向者。與予呶唔筆研間。及細服緩帶。為三吳名士時。若隔世人物。嗚呼。定聞之文多秦氣。何足異也。文章視人好尚。與風土所漸。被古之能文者。多游歷山川名都大邑。以補風土之不足。而變化其天資。司馬遷龍門人。縱游江南沅湘彭蠡之滙。故其文奇恣蕩。較得江南江海煙雲草木之氣為多也。予讀史嘗怪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興之暴。西夏強且久。與宋室為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強固者。不獨恃甲兵之力。間披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數十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跡。而定聞乃竟以是為家。邊徼風土人情。叛服治亂。必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記載也。

魏叔子集

註

一吳門

地名。今江蘇吳縣其舊治也。

二寧夏

地名。即今甘肅寧夏縣。

三浙被

新言精移也。

四赫連氏

晉姓。左

年之後。一云平仲獨孤氏祖。傳至勃勃。傳赫連氏。自云赫連與天連。因以為氏。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休寧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為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序凡百數十。壬寅。余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為余言其人。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子山曰。無言悅于文。子盍為文以起其歸。余謂子山曰。廣陵為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僦屋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失志無聊。恒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願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迹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為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余以為無言儻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屠沽賈街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三十六峯深絕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通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謝為不能。則絕交游。束筆硯。揮手而疾歸乎黃山可也。北宋時。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徙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鄰人適在軍事。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其人拊膺太息。

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為君。固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為。廣陵有而不為。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余之所敢知也。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註

一

廣陵

今揚州

二

黃山

在安徽歙縣西北

三

折節

人

四

磨沽

也。沽。謂賣酒者也。提漢書。呂公子許偉原並出磨沽。

梓室遺稿序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兄子世傑。從講論最久。頗得窺門戶。嘗能刪除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發明。予為刻若干首。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兄既久客外。傑於羣從長內外支吾。少諸苦。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還書戒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適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為人所持。遂奮拳捶胸。死血結於少腹。自終日上視腸。腹痛。倏不能立。踰二十日。遂死。哀哉。吾兄欲紓桑梓之禍。身罹荼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唯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箚中得存稿若干首。為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近勾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人。嗟夫。予年衰無子。他日嘗以遺稿屬傑。及諸事未行世者。為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老人。

也悲哉戊午九日勺度叔父禧校淚書

〔註〕

①支吾

枝梧也。六文記。諸將皆附帳。支吾。

②廬陵地名。在今江西吉安縣南。

樹德堂詩敘

丁巳孟冬。予將自廣陵之吳門。予子實庭挈尊酒。招予為別。且言曰。子何去之速也。其違將歸。翠微乎。予曰。吾聞真州有桃花塢。溪水出其中。舟行二十里。若泛明霞。明年仲春。與友人為花期。當相見也。實庭曰。真州花比年稍衰。謝吾家塘村。去村四十里。有口堰者。桃最盛。方花時。灼燦萬株。垂錦十餘里。極望無際。子有意乎。予聞之。喜極大笑。杯酒覆衣袂。蓋予生平僻於花。於桃尤甚。曰。使成是游也。諸君賦詩。予當為敘。時王正子在坐。因為予言實庭故工詩。而實庭讓未皇也。予索覽不得。正子乃強發其篋。得五七言律絕一帙。予命童子移燭去。即於坐上讀之。清華而多姿。若春風桃李。而垂柳颺其上。清溪帶其下也。獨實庭詩皆近體。無古詩。游覽之作。唯古詩最工。敘述魏晉六朝諸家。往往以此得名。而淵明咏桃花源。嬴氏辭天紀。賢者遊其世。其詩乃復古質雋永。出頌謝之上。實庭以工近體之力。求工於古詩。其何所不為工。吾知口壘看花。實庭必有魏晉之作。出而示我矣。

〔註〕

①吳門

蘇州舊治。

②花期

開花時約相見也。

費所中詩序

予伏處山中二十年。所交友多持高節篤行。不與世俯仰。比年欲游名山大川。交天下奇偉非

常人於是踰江涉淮南。盡吳會。東渡錢塘。大率與山中諸子才相伯仲。吳門奇士費所中棄諸生教授。予因武陵沈旬華造之。相問勞而別。未之奇也。會所中足疾。遣其門人何吉士報謁。何生三造予不遇。則屬其友蔣君自洞庭來訪。且曰。吾見此人老驥伏櫪。詩似頗有奇者。中秋之夕。予與蔣君買舟。竟造何生所。留三日。博論古今之故。私喜此二人者。殆非常士。而何生言吾之學。蓋親得於費先生云。予反造所中。聽其論史。讀其詩。所中真奇士也。所中於權奇之書。無不究。而其學得陰符孫武韓非為深。人有以文章名節譽已者。所中則面發赤。握手相戒。若將反唇而詬訾已者。然迺其所為詩。感慨激昂。深奇之氣。固已鬱勃蓬萃而不可遏。與其論史。實相表裏。所中讀史。當秦漢之際。以至三國五代。龍戰虎鬪。風雨交馳。雷電並擊。則揚眉抵掌。掀髯而笑。其神采百倍。及天下既定。裂土而封。量才而官。修史治典。禮樂則嗒然不能終篇。心煩慮散。若白日而欲寢者。予竊怪以所中才。使生四五十年之前。譽之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所中縱奇。必不肯為黃巢朱溫老死貧賤。固無足怪。不幸而生今日。天生所中。疑若有意。所中亦自疑其才。當為世用。乃年近五十。衣食不自聊。終歲課句讀。為童子師。感慨激昂之氣。不得不發之於詩。而世無知者。則果何為也。予將溯大江而歸。所中贈予以言曰。今使之捐棄文章。毀名義。而使之為牛馬。為盜賊。則何如矣。所中命余致其詩。予為言其詩所為作者如此。

註

一 孫武韓非

春秋時之兵法家

二 屠龍

列子。未泮。漢學屠龍於支離。今謂技高而無用者。

之扶。白香龍。三 黃巢。唐曹州人。唐宗時。王仙芝為亂。巢起兵應之。後長安陷。帝奔蜀。巢稱齊帝。沙陀部在李克用起兵討巢。建戰破之。巢為其下。

贈北平劉雪舫敘

癸卯十月予客秦郵劉君雪舫歸自燕訪余黃山家余久知劉君家世及其為人三過秦郵不得見既相揖列東西向坐余熟視劉君肅然動容色欲徑前就君執其手相痛哭嘔血數升然後罷時坐客甚眾自恥抑心愀然不懌者久之明日報謁登其堂則見故駙馬都尉肇公所畫山水懸於壁拱手瞻視悲敬交作而余自曲巷趨郎門入方丈之室見其墻戶案几杯匱書硯以至服用細器塊然不相關之物一觸於目則昏若有所甚傷於其心欲痛哭而後已者余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有頃君出其一門殉難紀畧及肇都尉城破自到事示余受而讀之拊膺泣下幾不能終篇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才十有五歲又生長貴戚宜縱心聲色自驕倨不學問乃其所紀殉難本末於天子孝思劉氏先世所以與母若兄捐軀殉國之大節都城所以陷敗雖倉皇急遽中一言一事莫不條理委悉使讀者如目見耳聞而悲憤感激勃然作其忠義之氣嗚呼若劉君者豈常人哉君去京師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饑寒之狀無弗身試然君語皆京師音而方頗廣鍾隱然為宗廟之犧昔商民輸楛於河手擁而弗敢墜跪入之弗敢投夫楛非文王民之楛非文王之楛而敬之若此况親為天子鉞戚為忠臣孝子之子若弟雖庸人猶將愛敬之而又况劉君之賢者乎君好學工詩其入燕有燕游草悲涼怆壯不忍多讀吾意君為首既北夕惕在野望燕市城郭宮闕必有徘徊愴况策馬而不能進者不得已

而作詩。詩如是。無足怪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劉君曰。夜孜孜。敬其身。不負君父。以視予。相見。鯁涕。又其情之餘也。

〔註〕

①秦郵

即今江蘇高郵縣

②方丈

謂一文正方之面積也

陳文長畫竹冊敘

陳文長工畫竹。余最愛之。余所居翠微峰。石根拔起。牆立八百尺。其上生雜木數千章。梧桐桃李。橘柚之屬。植無算。皆拱把。蔭高屋。獨竹不生。予種竹死而復種。凡十數年。終不活。每以為恨。及子遊新城。得文長畫竹。歸懸勺庭中。而右岡所種竹。已筍生。可盈握。其後竹日益生。予日倚竹下。乃益愛文長畫竹。家伯子東秀。性喜畫。頗能別識古今人工拙。見文長畫竹。驚歎。謂觀其竹葉。直是顏柳家書法。畫師為余寫像。頗似之。而近俗。文長輒畫小竹七八枝。蒙以烟月。俗氣頓洗。文長畫竹多形態。冊小當恐不盡其工。然吾伯子自燕都還。相謂河北苦寒。都中諸貴人園亭。得數竿竹。以為奇玩。而前年有司稱命取竹江南。窮山僻壤。驛騷無不至。余翠微峰頂竹。莫能免。今文長挾其冊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宦京師。文長竹益工。好者益遠。見其似而欲得其真。江南之竹。恐以文長盡也。文長其無以竹游也夫。或曰。世之好似也久矣。江南竹創根。攀土而之。燕百無一得活者。得文長畫懸壁間。颯然而風。雨至。烟雲滃恍。出入庭戶。即真竹何異。文長竹益工。則江南其可以終休矣。文長為人良易能文。藝吳越多。予知交。又人好奇。必有知文長者。予將惟文長之所至也。

註

①顏柳謂顏真卿柳公權也

②驛驢馳走也

③愴恍失志

跋蘇文忠書醉翁亭記

余幼從塾師。授歐陽文忠醉翁亭記。范文正岳陽樓記。且讀且念。若欲往而至其地。及大外舅謝道甫先生守滁州。以七十致政歸。予時十一歲。謁之南郊螺子山。既設食。按記而問所。謂醉翁亭者。今安在。大外舅為言。琅琊風景。及亭所以數興廢。余至今猶恍惚其一二。向微歐陽公文傳六七百年。徧於海內。則予髮未燥。且不知有滁州。安知所謂琅琊醉翁亭者。癸卯五月。余自寧都來高郵。壽黃山。十七登其堂。見屏風間蘇文忠所書此記。又年二十。請開國記。慨然思郭氏所以興大師。畧滁陽。李韓國被書生服道謁。命掌書記。及平僭亂。封爵極人臣。自恨童子時。不識國家典故。僕從大外舅。問山水亭榭之勝。予今年已四十。距問醉翁亭時三十年。讀大政記二十年。日月奄忽。遂以至今。不禁流連太息。而予內人實生於滁。比年再游江淮。屬予倘至滁。為詢州守舊官舍在否。先大夫遺澤。滁人能道之否。余居嘗欲游息此地。慙二十年鬱鬱之志。而不獲遂。可歎也。黃山曰。子何其多思也。遂書所懷於屏。以貽之。

註

①琅琊山名。在安徽滁縣西南十里。

吾廬記

季子禮既倦於遊。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肩。曰此真吾廬矣。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址最高。羣山寓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十里。故視勺庭為勝焉。於是高

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於坐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華。陰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為櫺星。以
蠶灰光耀林木。客曰斗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乎。其將懷
安也。方季子之南游也。驅車瘳癘之鄉。蹈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颺
風夜發屋。卧星露之下。兵燹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淋漓。客或以聞
諸家。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北海山。東方大饑饉。民十百為羣。煮人肉而食。
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
矣。又唯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債游。遂道無技術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
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而遊與居債而飾其虛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
志為適。終身守閨門之內。遂惡而越。越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過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
是者。吾不强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
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强之仗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所不能也。吾不能
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為之。而吾何暇禁。季子為余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不敢起。獨起視海
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燹閨門而坐。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余乃笑。吾幸不憂恐泣下也。
慶既成。易堂諸子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為之記。

註

①斗絕孤懸之意。後漢書。河西斗絕在兖州。

②選惡。怯弱不前也。漢書。廷

越前說。

燈衣圖記

先武燎衣圖。唐吳道子畫。友人程逵得之。新安僧漸江。遠字穆情。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尤有神采。畫人八。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若闕者二。一茅亭。樹葉脫枝。槎枿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人。并釜竈雜器。亭外五人。大樹一在亭前。右倚石。一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互卧。石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半出。啗啗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二帶劍。服弓箭。牽馬立石下。旁刺二旆卷其帛。右三面兜鑿出石背。亦見劍鏢矢羽弓簫。亭內三人。短項隼鼻。腰戛弓。左膝踞地下。手盾薪吹火者一人。鄧禹。兩手奉麥飯。向釜間來。豐頤者一人。馮異。一人。先武帝。鞠躬燎衣。背胡床。向火立。細視亭屋內。又二人。從壁柱間窺。各見半面。先武豐頤。準大耳高額。微髭鬚。髮眉端從際額。目光澄淨。不耀其武。伏波將軍所謂帝王自有真信與。左壁上有更始日曆。下壁泥落。見編竹。茅亭烟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於時寒冽。通幅周尺。從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畫人皆長尺有三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本大徑二寸八分。亭柱徑一寸三分。穆情云。浙江蓋名諸生。世變棄妻子為僧。更以畫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予季弟禮嘗經先武村。作詩。予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歎息。呵凍書此。辛亥臘月朔日。易堂魏禧揚州記。

①吳道子

唐陽翟人。名道玄。善繪事。筆法超妙。稱畫聖。玄宗時召

②鄧禹

本漢折野人。字仲華。幼與先武相親。先武定河北。常與定計議。以前將軍持節入關。名震關西。拜大司徒。雲臺二十八將。禹其首也。

秦寧三烈婦傳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辱。視強死如歸。以禧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寧郡蕞爾邑。有若職方主事彭鏡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東門曹氏一門三烈婦。禧再從。姚葉芊妻謝氏。給賊自堪其喉。皆禧所親見。他或名氏無所考。或久失其傳。嗚呼。二南之化。亂離板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節義之故。夫豈不以一人哉。禧讀新城孔鼎紀。秦寧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妾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

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世。蓋秦寧縣諸生廖愈達之妻也。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嘗學制舉業。寒暑每旦至夜。分不少暇。李氏辟繡以待。然嘗有不豫之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曰。愈達曰。君尚無子。典科名孰重。愈達憮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為妾。數年又無子。更為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樂家居。築別業於隔河石壁下。李氏每女紅閒。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坐東西向。為講章句大義。旁及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進供茶果餅。以為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聞講書聲。駐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歲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鞞之新塘坑。於寓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瘧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甲申三月十八日。簡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為厲鬼殺賊。夫人耿氏。

曰。妾則請從。十九日聞城破。耿夫人執榼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繼於右。夫人繼於左。夫人既引頸就帛。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夫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繼以死。李氏語至是。哽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愈達妻妾失歡。競來慰籍。卒不知為何事。八月三山失守。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攜妻妾同鄉人夜走南石砦。砦素號天險。四壁牆立。遠近薦紳富人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砦門甚急。砲聲震天地。砦中人欲竄。從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萬人奔擠不得下。李氏謂愈達曰。若何必出砦門。出砦門者。吾三人事耳。愈達曰。汝輩顧得出。未及答。羣呼兵自後門入。李氏即從砦口展兩手投崖下。愈達既已無可奈何。更攜二妾奔別崖。岩中。岩多荆棘。男婦數十人先伏處。未幾投軍兵至。愈達遽瘞發仆地。而張氏投崖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朱纓窄袖者。拔刀南向立。諸小卒執鎗捉束向侍。指揮巡邏山前後。掙掙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妾身投崖石。石右擊。搏於崖左。若支解。是夜雨甚。兵宿崖頂。明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巖中者皆得免。

魏禧論曰。三烈婦。誠少須臾緩其死。則皆可以不死。而竟死。或曰。天也。非與。烈婦計須臾緩其死。則懼夫求死而不可得也。求死不得。死與可以不死而死。孰得孰失。亦講之久矣。士大夫死生出處之際。濡忍不斷。身敗名惡。取笑千載者。何可勝道也。孔鼎曰。愈達妻妾有殊色。李烈君之。死年三十有九。汪氏二十有五。張氏十有八。李烈君之為教亦奢矣。豈非然哉。烈婦死四日。

愈達求其屍合而葬之過其處者皆呼三烈婦墓

註

一辟疆

蘇曰疆一說之曰辟疆
孟子妻辟疆

大鐵椎傳

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濟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為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遇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指盃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叩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剝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新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為物不順者執擊殺之眾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雖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扶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眾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闕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篳篥數聲頃之

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權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眾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用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註〕

①北平

地名。明太祖以今直隸為北平。縣政司。今之京地為北平府。

②懷慶

府名。今河南沁陽縣城其舊治也。

明益國府輔國將軍常法傳

輔國將軍常法。建昌益國府宗室憲宗皇帝六世孫也。崇禎甲申國變。乙酉益國王起義兵。將軍召子由枏等曰。藩王舉義師。國興復。誠忠孝事。獨兵皆召募。無謀主。又餉不足。而敵逼。事不可為也。我與諸兒死耳。義不辱祖宗。閏六月晦日。敵騎至城下。急攻城。而益國王知事必敗。已私啟關走福建。諸王孫多逃匿。將軍長子由枏次子由棟。趨白將軍曰。事急矣。當闔門自焚。將軍曰。幼子一孫。且令匿他所。毋俱死。絕父祖祀也。七月朔城陷。將軍及諸子被執。敵拔刀怒向將軍喝曰。速獻寶。將軍曰。寶則無有。但有頭顱耳。遂遇害。而由枏大罵死賊。受極刑。罵聲愈厲。敵大怒。乃斫其頭。由棟形狀魁梧。面潔白。敵不忍殺。既知其讀書。欲以書記活之。夜分。棟立玄

妙觀池上見素所善族兄字元長者招之曰國破家亡死分也不可偷生於世吾當與兄同死元長遂不應櫛遂挽其手俱赴水時盛夏櫛體肥碩踰二十日敵退出池中戶顏色如平生建昌故僻郡自益國分封故人樂工亭榭飲食衣服甲江西天下太平人不知兵革王孫貴人富家子皆奢蕩為豪客舟上下過東城門笙歌蕭鼓之聲日夜聞不絕紅樓曲檻出城闌樓上觀妝袿服下照水際見者以為金陵廣陵所不及以故遭大亂城邑丘墟宗子士大夫庶姓之人莫能自強者而將軍當盛時獨方正不肯苟異日衣冠坐立中堂讀書教子孫嗚呼有以也夫有以也夫將軍能誇好彈琴習張旭草書而工之又好醫藥嘗錄經驗方於壁買藥以施病者人有凶喪不能舉者輒助之故歲得祿錢甚厚而家常貧身衣自朝祭禮服外未嘗用帛日餼不兼味以賢行聞國中益國王雅愛敬之舉宗正副四人將軍與焉本支長子純將軍行最早王以其賢特命主祭將軍字玉池別號壺公由梓字文田由櫛字文藻並南城縣學生梓疎財高氣節櫛居平不苟榮矣為諸弟師衣冠必整肅雖尊輩亦嚴憚之督學侯公峒曾奇其文試諸生第一將軍六子第三子由櫛子文蔚護厚多材技補宗學生乙酉七月之變櫛獨逸去從諸王子起兵轉戰溪山間屢敗不挫歲辛卯同傅公鼎銓被執死焉第四子瑒第五子由補城破失所在幼子由櫛及由櫛子順以匿免論曰萬曆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蓋十六萬人他庶宗貧弱不能自達於天子不知其幾至崇禎末當百萬然則天下宗子蓋多矣嗚呼將軍亦賢矣哉禧友南豐謝文海與由櫛交櫛字文做尚廉隅為文海所重文海既傳將軍父子死義事

禧更舉其畧作後傳。文海謂禧游少年時。於建昌飲酒座上一識由櫟。壯其貌。又愛其談論。欲交之而未得也。

〔註〕

①崇禎甲申國變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破潼關。明年北京陷。帝自縊。

②建昌

府名。屬江西。今南城縣其舊治也。

賣酒者傳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傾跌破瓶。去。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人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為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為。立出四百金代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為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索重資於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酬。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十許人。尅以日月。賣酒者名第七。諸應期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償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償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折券還之。曰。毋

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浴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遁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博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眾。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註〕 ①墨色貪財之 ②術者尋理陰陽運命之學者。

許秀才傳

許王家字君聘。一字又民。蘇州長洲縣人也。少好學。以名節自勵。崇禎丁丑。王家年三十一。補府學生。時流寇所在猖獗。王家慨然有澄清之志。甲申國變。王家聞之。悲號不食。久之。奉父母。挈家隱居澄河東之姚澄。乙酉北兵南下。所居地隣境。有聚眾拒守者。當路發兵捕之。八月下。難髮令。王家慨然太息曰。父母冠我時。祝我為何如人。此髮豈復可毀傷耶。家人見其語決。環之泣。或勸王家曰。君一秀才耳。未食天祿。奈何遽以身殉乎。王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所養何事。吾已名列學宮。亦朝廷士也。先師殺身成仁。求生害仁之義。吾講之熟矣。以父母屬妻顧氏曰。爾善事堂上。吾不能終養為孝子矣。父母素知王家為人。亦忍涕謂王家曰。汝行汝志。勿以我二人為念。王家適整衣冠赴河水而死。時年三十有九。妻顧亦挈兩女赴河。水淺人救之。不得死。親戚乃群繞顧氏相與語之曰。夫殉義。妻保孤。可也。且汝夫以堂上二人託汝。今背其言。陷夫於不孝。雖死。汝夫猶將恨汝。顧氏泣謝諸親戚。收王家屍殮之。色如生。衣冠肅然。不亂觀。

者百數十人皆驚嘆。顧氏孝奉舅姑。終三年喪。撫其三子。悉成立。今庚申年七十有三云。

魏禧曰。王文恪公。六世孫會者。篤實君子也。與禧善。長為禧道。許秀才事。甲申國變。吳門諸生許玉重。餓死於學宮。二許不知同宗族與否。何許氏之多奇男子也。禧亦故諸生。方偷活。浮沉於時。視二許能不媿死入地哉。或謂以諸生死國難。及爭毛髮。喪其元。為已甚。禧曰。此不可以責望天下士。士苟奮然出。此雖聖人不以為過。今夫伯夷。叔齊。讓國而隱於首陽。亦商家兩匹夫耳。以武王之聖。伐紂之暴。然卒且餓死。而孔子以為賢。子與氏以為聖。萬世而下。未有非之者也。當夫逆閔。破京師。主上殉社稷。公卿崩角。稽顙恐後。期及夫毀棄甫。裂縫掖。昔之鳴玉垂紳者。莫不攘臂爭先。倣倣之。惟恐其萬一之不肖。於此有貧賤士。不食朝廷升斗之祿。無一級之爵。顧毅然捨其軀命。以爭名義於毫末。震天地而泣鬼神。雖夷齊何以加焉。禧故因王會之言。而特傳之。惜夫窮鄉下里。匹夫老生。之以死殉義者。多有其人。禧不及聞。聞之或不詳。而不能為之傳也。

〔註〕①伯夷。叔齊。

殷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孤齊。父卒。叔齊避伯夷。伯夷亦不立而逃。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遂餓死。

而諫。及解脫有天下。是齊和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

彭謙六孺文

吾姑之女之第六子。曰謙六。姓彭氏。諱仁宇。年二十七而歿。其父公遠君。擇日將葬之。某地。使其第五子仁上來請銘。予之幼也。愛親前輩。及衰老。又愛諸年少有德器才能者。甚篤。其或因

踏夫亡不得長遂其材質。往往痛惜之。若親子弟。吾於諫六其何辭。諫六行六性溫然和易。易
 象曰諫亨。公遠君是以字之人。以為古人名字與行誼稱者。此庶幾焉。諫六事父母孝謹。和於
 兄弟。性敏善讀書。好友與之交者久而無嫌。病三年未嘗有違言。怒色初娶曹氏。兵部侍郎曾
 公應選孫女。再娶蔡氏。並無子。諫六將死。兄問汝何言。諫六垂涕對曰。余不終為子。以死累老
 父母。敢為身後計乎。且踰一二年。父母壽各七十有一。余方謀稱觴具。而不得獻命也。他日飯
 僧賓筵。諸費母以我死而不徵。諸我則九死不足贖吾罪矣。兄又問禮當立後。兒輩意何。曰。
 惟父母命。然諸子長大者與吾婦無恩。同居七弟。次子存詮。周一歲。吾婦常提抱之。可乎。遂歿。
 歿之先一月。予往視疾。諫六出見予。溫溫如平時。嗚呼。諫六祖父世家鉅貴。產當平時。奉養
 比封君。而諫六生後。國變九年。家殖日落。未嘗媮衣美食。享一日之奉。獨能以文雅繼諸父。兄
 有稱于姻黨。可不為長太息哉。予是用銘諸墓碣。以待嗣子存詮之長而有識也。

〔註〕

① 夫亡

謂短折不盡
天年也。

② 諫亨

年過不自滿也。
諫亨。君子有終。

〔易〕

魏和公季子集精華

二子析產序

以為制產必豐而後可者。非通論也。以為薄產不足以遺子孫者。非通論也。以為兄弟無爭。不必為定分焉者。非通論也。以為古人重生分而準古以繩今者。亦非通論也。雖然。吾既不能豐吾產矣。其可為之說乎。然且姑為之說焉。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是產不必豐也。魯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佚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薄產不足周給而毋廢勞思焉可也。語曰。百人逐鹿。一人得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是素定者優也。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又曰。近而不相得則傷。是生分者得其宜。不為悖道也。嗟呼。處軌近之世。慎毋浮慕累世同產之名。而實受其害。吾見之也數矣。夫立法而賢人能守者。非善法也。庸家人能守者。法之善也。愚不肖者能守。斯善之善者也。汝兄弟三人。侃出撫為吾叔。兄後其遺產。歲得田穀百十六石。而縮收與播種。實為石六十七。有奇。儼儼請曰。弟雖後仲父。產薄恐不給食。願割己分以益弟。於是收百石穀之田。以畀侃。而儼儼乃各得百八十有六石之田。噫。吾產不既甚薄矣乎。然吾深喜汝兄弟之讓。而無競。其或有致豐之道也。然則處豐者如之何。曰。善散而已矣。義所當為。勿私吝也。富視其所與。非妄施也。守薄產者如之何。曰。循吾分。毋情而已矣。楚子華路。禮讓以啟山林。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興衛。在於人之為之也。為定分者如之何。曰。各守其素而已矣。生分者如之何。曰。無勦父母經營以養己而已。代養焉。事分而情益。

詩且見其與溫子不同。寧惟予之同其同，不同其不同者哉。

〔註〕

〔一〕腹笥便便

言腹中所記書之多。此之於書箱也。

〔二〕彈丸

彈子所用之丸也。

〔三〕鸞臺

官名。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取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

幽尋軒集幼韻文集合序

予昔登西岳，自青柯坪而上，目不得瞬，足踏而踉蹌，兩石矗起，行人猿掛石罅中，日光闌闌，馬級斷則窳石，傳鐵棍才寓趾，十尺百尺相續而翔。仁子美所謂箭筈通天有一門，此是耶，而姚寬云：鳳翔岐山俗呼為箭筈嶺，與華山無異。予意謂箭筈本受弦處也，蓋此道如箭之通直條小，而通天處甚微，兩石如筈之歧也，願得其形似，噫，予距游西岳時，二十三年矣，嘗寤寐以之。今讀雷子左清幽尋軒集，及其嗣幼韻文集，則踈然有箭筈通天之想。夫雷氏父子，命意設辭，率期於領新異，不稍稍肯出尋常人蹊徑，展觀之際，偶或心逸，輒不得意，解所在，或至句讀訛，夫清其斷落，要使人心舉不能下，目不暇瞬，如行青柯坪以上道，嗚呼，可謂截斷泉流岸然獨秀者矣。雖然，西岳之立，蟠地際天，於博大中偶出其奇奧，而松檜峯延袤數里，古木虧空，令人發閱穆之概，峯椒則廣池汪漾，西帝殿宇宏麗，碧霄下視秦晉韓鄭之疆，如黑志著體，而黃河湟渭漆沮蜿蜒圻裂，夫豈不偉哉。子美詩曰：西岳峻嶒踈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然則幼韻者，真足為左清君之兒孫者也。若夫發其先人之意，以稽於博大，庶境而日新，是又在乎幼韻

〔註〕

〔一〕岳

泰山也。

〔二〕傳

音事。

〔三〕才寓趾

猶言僅可立足也。

與顏表州書

去春明公遷守表州。手書之外。屬兄子世傑口示。欲禮入賴道別。此意何敢忘。會二月中。先君寔誕。宰俗家族婚友咸來奠拜。而家伯兄竊廣中。叔兄出遊江淮。皆遠道數千里不得歸。不肖子惟禮一人。是以不敢遽出。二月盡抵賴。則五百已發數旬矣。嗟夫明公。非獨以能下士相親重也。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天下之知柔知剛。可與深言者幾人哉。禮客賴復兩月。當路禮遇無損他時。雖賓朋酬酢。紛若承提。而獨行踽踽。如僑不鄰之野。獨幸家伯兄脫身嶺南。出留幕府。相見悲喜。若隔死生。家語未竟。便及明公。未嘗相對而黯然也。時兩人私言。自此以往。當一意家食。兄弟父子。聚首讀書。優悠林石。終此餘年。不意天降奇凶。乃有十月十四日之事。蓋自韓大任潰圍東出。再屯睢邑之上鄉。兵往寇來。互相蹂踐。焚殺之慘。倏忽若加。當事議撫。蓋貴有日。而大任亦有願得李路一言之意。愚兄弟痛秦梓之禍結。憫窮猿之失林。遂承風旨。先以一札開陳利害。委布腹心。既而家兄受命往撫。於八月初八親詣其營。此非敢有纖毫功名之見。幾幸官賞之私也。不過欲紓賴寧之急禍。答當路之重委耳。何期省郡異謀。四面檄兵。使者甫至。圍師遽合。而彼逆疑為賣己也。不思兵尚說道。彼韓信李靖之舉。豈與酈食其唐儉相謀。乃拒而不見。莫由辭說。始以幽囚。終遭毒刃。哀哉哀哉。意欲為魯仲連之高致。而竟乃蹈酈生之奇禍也。是時兵寇甫退。居民逃亡。聞報驚疑。禮同世傑把火夜行八十里。手拭頭血。省驗無訛。魂喪魄飛。心肝頓裂。傑拔佩刀自刎者再。幸為旁人所持。奮拳椎胸。死血結於少腹。入棺之

後病遂不支。甫二十日遽就歿。亡。天乎天乎。明公謂生人之慘有慘於是者乎。禮是時捨地呼天。幾欲身殉。痛定之後。念先兄事多未了。三孫孤幼。莫適倚仗。勉強視息。偷活至今。禮經有言。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此一讐者。實有不戴天之恨。蓋既殺我。凡因喪我。任禮以傷痛。一病垂死。禍幾延於閨門。而先兄入營之後。尚欲誑禮傑而殺之。吾不知其肺腸何物也。嗟夫哀哉。先兄雖有兩弟。皆文弱小儒。年迫衰暮。含冤負痛。空令沒齒而已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然脫令明公當日未去。則先兄必不行。即行亦必教以機宜。使知所趨避。必不至以愛人之心。橫臨非命。此遭變以來。一服明公彌切。而先兄之痛彌無窮期也。明公於禮有家人之誼。訴衷道痛。不覺言長。鮮民之生。明公其何以策之。家叔兄去臘於青里得計。今春抵山。兄弟相見。抱頭痛哭。不知何者。為生為死。而頭風宿疾。連月大作。嗟乎翠微花竹如故。山水不改。觸目之問。白日如夜。人非木石。何以堪此。况兄弟焚燬十日。九病奄奄。不遠鬱陶。如何安得一見明公。吐此十斛惡氣。為我洗腸而滌胃也。語無倫次。惟知己哀憐之。

〔註〕

① 袁州

府名。今江西宜春縣其舊治也。

② 黯然

悲貌。

③ 魯仲連

戰國齊人。

高節不仕。

王欲爵之。連逃於海上。

④ 鄒生

齊人。高節不仕。

即鄒食其。漢陳留高陽人。謂沛公。說下陳留。說為廣野者。及韓新襲齊。齊以食其為責己。遂烹之。

答雷廖馳書

辱書。謬許賤父子詩文。遂以為其人亦有足觀。發篤實之論。歸於忠孝。僕浮沈無據。豈所克堪。益深處士虛聲之懼。然竊思古人寵至益戒。不敢不自勉矣。世之不尚篤實。以功利狡詐相誇。

謂故三代之季遂成戰國其風俗相感召是以懼暴秦之毒而司馬魯專尚浮虛棄實用亦成十六國之禍五季亦有契丹之偏此天地消息恒理雖著於形者不同而其機則一也將方醜釀而未發則世以為安安之則以為是而非篤實守道之人及其發也亦貿貿然不知其所從來嗚呼此世之所以禍亂淪胥而未有已乎二三君子有憂之日大聲疾呼於世之人如拯溺救焚而世人不信夫豈惟不信哉則且迂之笑之遠之譽之甚或仇讎之然而君子自篤其行不以彼易此寧獨立不徇乎世而徇乎天不徇天暫時之發露施為而守乎天之心遠於理道絕續之際恃以扶西北補東南者於是焉在至於今而求古之功利狡詐者又不可得蓋流芳道臭皆有本末非庸鄙所能至今則徒苟且誕說而已賊殺之所羞也僕讀足下手書及諸篇詠莫不根於忠孝悃悃無說言雖未嘗一造膝知其為篤實君子無疑是以有感於古今之世變而發誓言焉其亦呈露四體以受越人之鍼砭也陰生不遠數百里步負兩至敝廬刻期不失僕雖非其人然陰生自有古人之概則又足徵夫仁里之風俗猶為近古矣

註

①十六國

晉五胡之後。劉據之國。凡十六。曰前趙。曰後漢。曰後趙。曰前燕。曰後燕。曰後秦。曰西秦。曰後涼。曰南燕。曰西涼。曰南涼。曰北涼。曰北燕。是曰十六國。

②賊殺

漢書注。賊殺。敗賊所。敗賊所。敗賊所。敗賊所。

③悃悃

實真也。漢書。安特。

之文。悃悃。

宋高宗論

宋高宗篡弒之賊也何以言之昔鄭叔段為不義莊公誅之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晉趙穿

資弒靈公。書曰：趙盾弒其君。凡此者，誅其心也。然則高宗即位，非正乎？曰：否。二帝北狩，高宗以至親嗣國，正也。然則何以為篡？高宗屈己厚幣，請和於金，皆以復二帝為名。其名若恐二帝之不復，而惟恐其復者，推其心，可以手劍於其父，凡而不恤，何則？出於必不可復之道，而舉其事之可以必復者，斷然而不肯為，則雖不謂之篡，不可得也。且夫戰之必有功，和之必敗，其成效可概見。雖婦人孺子皆知之矣。而謂高宗不知乎？方張浚、趙鼎諸人執議於朝，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玠、劉錡諸將，致死戮力，所至有功。其餘拔城殺敵，自效者，不可勝紀。當是時，使高宗真以迎復為心，躬擐甲冑，鼓厲戰功，其逐北金人，歸二帝於沙漠，猶決清隄，下衝流，而不可禦也。計不出此，而反覆悖戾，故挽其成，使金人窺其心而挾之於外，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窺其心而持之於內。嗚呼！向令二帝得反中國，雖稽首而固讓之，彼將卻走而弗肯居矣。棄太后自金還，遂不敢述欽宗車前之語，蓋亦有以信其心也。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宋高宗之謂乎？夫以春秋之法，董狐之義，則高宗篡弒之誅，必不容寬，甚矣後世之無直史也。

〔註〕

① 宋高宗

宋南渡之帝。始封康王，徽欽為金人所捕，乃即位於建康。孝宗為

建寧府。定都臨安。相秦檜。殺岳飛。乞和於金。稿

② 董狐

春秋魯之史官。靈公

趙盾弒其君。史。孔子稱為古之良史。

留雲堂記

予初至寶應。僑王子克承之。霜皋樂其地而留之。嘗與克承之子汲公立於門。四望皆楊。其西並為劉雨峯之東阜。迤東則留雲堂。留雲堂者。喬子雲漸所居。皆城東門也。寶應惟城東門通甃射湖水小。艇時出入城中。高柳四時之花樹千株。板橋橫斜。曠鬱可望。水樹相亂。朝夕疑有雲氣。故邑人士之池館多在焉。汲公每望留雲堂。則必稱喬子之人。曰是身見而志於隱者。而喬子方病咯血。未能見客。乙巳冬。予與家伯子自燕還。始從汲公登斯堂也。喬子傾蓋與定。交曰。予他日將更營是堂於無人之鄉。以從吾志。予視其堂。間居宅之西。徑塚中。埤壘小石作山。細草弱樹綠雜生其罅。堂左有複室。入其室。虛白不耀。充然葆其光。客曰。是室也。喬子居之。於是循石个。沿迴廊。折而下。衛潔虛曲欄。與堂相望。予憑欄。客或坐石上。或垂堂立。相笑語。時與樹石風聲相答。堂四面皆臨池中石。予曰。夫喬子豈以留雲之無雲為嫌哉。禮嘗登鍾山。瞻道殿。沐肅疑幸。僕俯而仰觀之。聞其上故松柏萬章。手兩人圍不得合。今皆砍伐無餘。劇土強其根。草莖盡。徘徊至日。曷去。路中時回首望。而山之雲氣鬱蔥蔥然。予遊廬阜。上五老峯。天清日遠。望江湖城邑村聚如豆。而五老之石無不成雲。廬阜故多隱君子之區也。吾友彭躬菴詩曰。我觀五老峯。當是雲所變。嗚呼。若喬子者。是可以留雲矣。喬子別號疑菴。

註

一寶應

縣名。今屬江蘇。淮陽道。

二傾蓋

行道相送。蓋未對語。兩蓋相切。

三莖

草也。一草也。

四

五

日晏

也。

楊惟明墓誌銘

楊君惟明既卒之十七年。其友人寧都魏禮復至瑞金。而三十年前之知交凋落者十七八矣。過其廬。見其子若孫。不勝今昔之感。其尤慘而可悲者。莫若也。予登君之堂。獨老母存焉。所持以養老母。竭蹶營為。供使令。應對者。則義僕楊報也。予不禁泫然涕下。嗚呼。君之行。已自樹立。豈足致是乎。世之凶狠狂戾者。猶有壽考。而長子孫。惟明乎如是耶。豈為復有大道耶。君諱以獻。字惟明。生天啟甲子四月十五日。父諱永甲。字繼登。邑廩生。四十八歲卒。母胡氏。繼母賴生子三。伯某。邑弟子員。仲君也。叔某。伯叔皆壯年卒。無子。君娶胡氏。卒。繼李氏。生一子兆幹。方鼎革之初。君堅匿山中。及難髮痛哭。久之出。應試為府學廩生。君工於詩。雜晚繪事。書法篆刻。於是以帖括詩諸雜藝。皆有名於時。性嗜酒。落拓不羈。然頗捐貲。使氣小忤。不可解釋。報之從子上君壠也。於路述君與金以脫人患。不足。更子貨。又嘗出金。殫死人。然君已甚貧矣。嗚呼。貧者之施。天必鑒之。豈其然耶。報又述君性剛。不能少下人。而於子之率情任直。則皆能曲受。出於自然。且偏贊之。予益憫然。有知己之感也。兆幹三歲失母。祖母賴鞠之。頗能讀父書。年二十有三卒。一子六歲卒。蓋自君四世凡九人。率本嘗登五十者。嗚呼。君之卒也。甫四十有四。乃早世不獲及君之成就也。君葬西郊外三里華靈岡。趾北首。南小徑出墓下。君繼同祖弟以致之子恂為嗣。恂亦業儒。予登壠。報指謂予曰。君碑兆幹自錫者。而幹死葬穴旁。附記於石。觀其纍纍丘墓。則皆君上下四世也。君家諸飲葬事。悉屬報營理。今獨報與七十三歲之賴母存。銘曰。

繼以子為不死乎。有忠僕亦有子乎。母老壽其如此乎。悲哉北邙。予懼其湮沒而無彰。故於其丘墓系屬也。特詳。

〔註〕

①瑞金

今縣名。五代時。屬唐。今屬江西贛州道。

②落拓不羈

謂落拓有大志而不拘小節也。

③捐齎

捐言錄也。善也。

汪茗文堯峯集精華

治生說

治生之家未有不急於治田故者也。勞勞然春而播之，夏而耕之，秋而獲之，惟其家有積穀，然後可以貿易百物。於是金玉錦繡之貨，飲食器用之需，旁及於圖書彝鼎，希有難得之翫，皆不勞而坐致之。故擅富名於天下。不幸而有不肖者出，厥其耕獲之勤以費也，遂盡斥其田畝，以委之於人。雖有所蓄，已不足以給朝夕而謀衣食矣。况望其致富哉？為學亦然。舉凡詩書六藝諸子百家，吾所資以為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畝也。故必德精竭神以耕，且獲於其中。惟其取之也多，養之也熟，則有漸摩之益，而無剝賊之疵。有心手相應之能，而無首尾互之病。浩乎若御風而行，沛乎若決百川四瀆而東注。其見於文者如此，則亦庶幾乎其可也。彼不能力求乎古人，而思欲苟營而掇得之，於是取之者少，則剝賊之疵見，而養之者疏，則舛互之病生。以此夸耀於人，與不肖子之弃田畝，何以異哉？使不遇旱澇兵燹之災，則已。設一旦有之，幾何不立見其窮也。記曰：無勦說，無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今之學者，可謂勦說矣。雷同而告之以古昔先王，不將駭然而疑，譁然而笑，羣以為愚且迂者乎？嗟乎！使吾之說而不愚不迂，又何以自異於今之學者也。故書此以自勉。

註

① 彝鼎 謂鐘鼎也

② 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也

③ 剝賊 謂以他人之成文，剽竊以之為己作也

陳文莊公祠堂碑

前明南京國子祭酒贈詹事陳文莊公之歿也。是為崇禎七年。閏十年。其長君濟生獻公所著書於朝。始予贈諡。追錄其子一人。又一年。為弘光元年。復許建專祠以祀。於是借其弟濟楨卜地建祠於府治。卧龍街。闢壯繆廟之右。歲月且久。有司時節往祀。輒歎其密迤市閭。湫隘不足。以稱也。乃謀遷於虎丘。得民屋若干楹。更而新之。門無壯麗。堂寢崇闕。其旁則餽食有所。庖滷有廬。又其旁則有廩有倉。凡文莊公所置贍族義田若干頃。及祭田若干畝。其所得歲租。悉出納於此。蓋其地山川之雄秀。林陸之充爽。煙雲竹木之靄深。實稱神明所栖。非故祠比。工已告成。次君濟楨復聚族謀曰。維茲麗牲之碑闕焉。無辭以刻。非所以妥先靈而示子姓也。乃采謁某為文。某自惟鄉曲晚進。未及登公之堂。而受其學。顧少而嘗從兩公子游。僕復挂名碑尾。附公以不朽。固素願也。遂不敢禮辭。護按劉念臺黃石齋兩先生所撰文莊公家傳。備言公之在熹宗末也。以講官負重望。會逆閹魏忠賢父子冒公求給鐵券。公當草誥辭。忠賢屢遣使趣公。公奮曰。首可斷。誥不可草。由是觸忠賢怒。典妖人孫文秀獄。牽連及公。竟削籍以歸。數陽言欲殺公。僅而得免。嗟乎。聞觀史所載宦官之禍。無世蔑有。殆未有如漢唐及前明之甚者也。然而漢之亡也。以十常侍。唐之亡也。以北司。是直宦官與士大夫為難耳。前明則不然。君子小人謀。然竝立於朝。日夜用門戶相傾軋。而小人遂借刃於宦官。以戕君子。此其過在士大夫。非專屬諸宦官也。當是之時。吾郡被禍最酷。不幸而死。則有周忠介忠毅兩公。幸而生。則有公與文文肅公文毅三公。夫兩周公之死。非輕生也。公與文姚之生。非避死也。皆天也。天之死兩周公。所

以伸忠臣之節也。其生公與文姚諸賢者，所以養直臣之氣也。假令諸賢悉畢命於鑿鑿桁楊之下，則國無人焉。吾見夫醜顏蒙面，絕無顧恤，呼九十歲之不已，必至於九錫，策九錫之不已，必至於勸進，亦何所畏忌而不敢為耶？此公與諸賢之幸存，係於前明宗社非小也。某故曰天也。由今思之，向之號為義子義孫者，其威福勢歛，非不盛且熾也。曾幾何時，而俱歸於漸盡泯滅，雖下訖於婦人豎子，亦往往戰手恐口，指斥其姓氏以為詬厲，而公與諸賢獨名在天壤，能使言之者太息，聞之者興起，然則君子小人其獲報於天者，又孰為愈哉？今且距公之歿踰五十年矣，四方士庶往來虎丘者，登其祠而拜瞻其祐主，有不歛歔俯仰，想見公之風聲氣烈，徘徊不去者乎？吾知其必無是也。祠成康熙十九年，又三年，某始為之文。至若公之述作，已行於於時，其家世生卒之詳，已見於劉黃兩先生所撰者，繁不復詮次云。公諱仁錫，字明卿，世居長洲。天啓壬戌科進士第三人，由編修，扈官南祭酒，別自號芝臺。學者稱芝臺先生。

〔註〕

①虎丘

在蘇州城西七里。

②麗牲

祭也。禮。若牽牲。麗牲，麗於廟門。

③鐵券

古以頒有功之臣者。其制如瓦，外刻後，恐惡賊之詳。

• 以記

• 功

④北司

宦者之稱。唐書。文宗即位，宦人握兵，橫指海內。號曰北司。

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君墓碑

韓君諱先，既歿之十有九年。其子慕蘆先生以會試第一人入對殿廷，復賜第一，四方士大夫咸歎異以為盛事。實吳中前此所未有也。於是君翫辭抑鬱之志，絀於地上者，始得以次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蓋君自少為名諸生，記問淹博，行文未嘗屬草，默而好深潛之思，逮其

下筆鈎幽剔微悉非他人所到。吾黨同硯席者。往往傳寫諛誦。媿其不及也。每試轍冠儕偶。而
 試屢阨於省闈。最後從闈中出。即病。越明年春而沒。瀕沒猶口占五言古詩一章。述己志以勗
 其子。及暮廬先生既貴。贈翰林院修撰。配周繼願。皆贈安人。然後君之志始少慰。第弟凡兩人。
 而君庶且幼。其生母陳太夫人之卒也。請於伯兄乞柩。其棺父墓。伯兄業許之矣。既引而復執
 不可。遂弗克葬。為文以哭。其辭引咎甚悲。聽者莫不酸楚。病方革。伯兄與訣曰。吾知若志矣。當
 葬若母如故約。君不能與。猶流涕叩首枕上以謝。然亦竟弗克葬也。康熙十八年。暮廬先生請
 告南還。始諷日穿穴。告君於殯所。而大葬陳太夫人。遠近白衣冠執紼者數千人。父老觀者填
 塞衢巷。俱噴噴稱羨。然後君之志始大慰。予故曰。誦於地上。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誦
 先字也。諱紛。別自號幼巖。其先自鳳陽徙長洲。有贈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諱宗道者。君高
 祖也。曾祖世賢。太醫院醫士。祖諱逢隆。考諱治。萬曆舉人。扈官雲和黃巖兩縣知縣。以廉能稱。
 君甫冠而黃巖公卒於任。扶喪數千里。沿路賻遺一無所受。以毀瘠故。遂患咯血。終其身。君為
 人沈靜有識。其孝友敦厚。蓋出於天性。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適張者。夫婦俱歿。撫其遺孤如
 己子。先是周安人來歸。資遣加盛。歿而君籍金具封殯。維謹外姑老而貧。悉以還之。曰。此固姑
 家物也。發封所值逾千金以上。親故由是心服。吳中故有大役曰首名。受役者率至破家。君田
 不及伯兄。而凡却其役於君。君受不辭。盡哀所有以聽伯兄之命。後先費至不貲。家遂大困。所
 餘敝書數簾。老屋數間而已。君脫身攜暮廬先生請書吳山中。菜羹糲飯。日益不給。而蕭然自

得絕無幾微憾也。甫卧病。即取伯兄所徵役費諸手書。及親故與君役事被禍本末舉焚弃之。已復謂蒼廬先生恐女曹異時見之。或有他言。致傷我兄弟好耳。其用意周密如此。享年四十。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兩安人皆有賢行。周安人前君十年卒。顧安人後六年卒。子男二。長照。次莢。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學者所稱蒼廬先生。既葬陳太夫人。因卜葬君暨兩安人於吳縣穹窿山之陽。屬予文其隧道之石。予在翰林。於蒼廬先生為後進。而其少也。嘗嘗與君定交。以是知之頗深。既慨然傷君之不偶。而又幸先生之大顯其親。有以慰君素志也。乃為敘之如此。且作銘曰。

即彼穹窿。草木森然。維君德人。幽宮寓焉。積之也深。閱之也久。既久既深。其發也驟。曰君有子。升於帝廷。帝寵洵加。孰能與京。君靈榮矣。君志違矣。君兮安栖穹窿之陔矣。

註

①省閩

解試也。中式者為舉人。

②鳳陽

縣名。今屬安徽。淮河道。

③長洲

昔長洲。今併治。

④吳

吳縣。

山

在吳縣城外。四十里。

前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原。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

懋德死之。賊長驅入京師。無何。弘光帝即位於南京。於是禮部尚書顧公錫疇上疏乞褒公曰。

羣毅淪陷。天崩地坼。大小文武官吏。相率把首鼠竄。甚而迎降獻策。為逆賊倒戈出死力者。實

繁有徒。至於抗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身控抗全晉。備著勞績。事窮勢迫。瀝血盟眾。

誓不與賊偕生。城陷之日。竟酬其志。又能倡率旗鼓。升流盞為一時節義之冠。苟不辱加恩卹。何以慰忠魂。而示以死勤事之報。疏上。詔予祭葬建祠。諡曰忠襄。是時閹臣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媚士英者。遂劾公失守罪。以是格。贈廢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扼腕長歎。以為報公未盡云。先是公之撫山西也。方與陝西督臣孫公傳庭相犄角。以禦賊。最後孫公之師十餘萬。大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榆林。公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遂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兵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數上疏請饟。不報。請發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為援。又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寇太原。於是太原復告急。宗友以書促公歸衛晉。王亦請救於公。使者前後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歸。宗友遽出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以己之促公歸也。懼得罪。謀委之公以自解。憲章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代公巡撫。命閹臣李廷春督師來援。兩人者皆逗留不進。自成遣僞使誘公降。公彙使者首竿之以令眾。或諷公寇深矣。蓋循故事出竟候代乎。公毅然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奈何藉口解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乘城。自成怒公。殺使者。悉其眾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瘞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賊眾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眾肉薄攻城。越明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明日。城遂陷。公先草遺疏懷之。至是以授費查知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支。

麾下士欲劫公走。公厲聲不可。徑下騎徒行。入三立祠。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人。公從容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不敢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託解纒帶。自縊於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威以下凡若干人。自成既入城。購公急。或指示尸處。賊遂戢而棄之海子。材官段可達廉得之。竊買棺。當塋於南門外之東岡。我清順治五年。公子方炳方焯往負公柩歸。太原人無不涕泣以送者。又三年。卜塋吳縣紗明山之麓。而方炳以行狀謁銘。嗟乎。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既奉旨解任。宜其有以自解免矣。是雖待臯境上可也。不則與莽偕奔。俟賊之蒙以為後圖。亦可也。而公供不謂然。夫公之涖太原。僅二年所爾。自三秦瓦解以後。內無宿飽之儲。外無此踴躍子之援。張空券。裹朽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啖之以利而不顧。誅之以死亡而不悔。殺身投命。完節地下。豈倉卒所能辨哉。公蓋素宗王文成公之學。至老猶聚諸生。講論不輟。卒而名成功遂。享有封爵。則為文成。不幸而身死國裂。妻尸溝壑。則遂為公。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均也。方公為舉子。得文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淵原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為根。委以至誠為歸宿。以知及仁守莊淑禮動為階級。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為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遺傳。由文成而溯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死也。期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君父。即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以視匹夫匹婦之謀誠大有間矣。按狀公字維立。別自號雲怡。先世居河南之新蔡。宋南渡初。始遷於吳。曾祖安

自太倉遠崑山祖晦贈某官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冒陳姓公既歸始復姓歸於蔡舉萬曆末進士釋褐杭州推官上官薦治行第一當入為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某司主事又忤太監魏忠賢謁告歸忠賢誅復補禮部應員外郎至郎中出為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改嘉湖道進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叅政改甯前道戎清兵大入公有城守松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敘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在具有聲望為上官所倚重在甯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頗驍縱公患之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壽悅乃徐謂曰邊事急幸募府戮力敢相危哉顧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治之以全將軍令名保終始大壽敬諾邊人得賴以安總監高起潛尤貴橫公貽書責之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憲綱體統當從義起耳貴監體不誅則為凶德職等體不伸則失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撒然通賓主意庶幾貴監享謙謙之譽職亦伸寥寥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不能難也會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戡定必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於此既摧撫山西愍帝召見中左門詔問致治之要公首言四方多事皆由民窮為盜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寮屬心又言兵富而後能強欲勸屯田必信永不起科之令愍帝頗嘉納之蓋其終始守正不阿類如此當前明之季中朝諸鉅公貴人惟知分持門戶日夜以語言相齟齬

其有賢者如公。則輒委而擯之於外矣。設若假以便宜。資以調遣。使得左撻右梧。以扞禦西北。則天下尚可為也。顧危之不惧。方相與。愛社稷而覆之。誰東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顧議公者。猶曰失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既以寧光日月。而彼小子。纖人靈圖。債宗之餘。乃復視馬面。目騁私意。以誑公論。不懲其心。復怒其正。豈不當流涕痛哭者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人。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長方煥。國子監生。淑人出。方炳方炘。其仲李也。方炳長洲學生。側室顧氏出。方炘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女二人。塔管照。陳哲。屬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為行狀。敘公官政甚具。予述其大者。而又作招魂之詞。以銘公曰。

公乎歸來。雁門茂業。道阻修些。河流滂湃。蟠蛟蚪些。歸來歸來。勿久留些。公乎歸來。我然三尺馬鬣。封些。蒼松檜檟。森成行些。歸來歸來。乘雲龍些。公乎歸來。刺楸丹檻。有崇祠些。羔豚兔臠。褻豚胹些。歸來歸來。薦清醒些。公乎歸來。元氣浩浩。風烈烈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越千億年。令名不沒些。

註

①李自成

明末流賊。崇禎十七年。稱王於西安。率家東趨。遣臨京城。注宗

自縊死。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自成西走。清兵追之。竄於九宮山。

②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窮知事物之理。

宋注。格。至也。物。猶於某切。

致其極處。無不到也。

③元

於某切。

音厄。

音厄。

席舍人墓誌銘

予數游洞窟之東山。自俞家舍抵薛家橋。其道多圯。每新雨。輒淖不可行。請往來者病之。最後

過其地則旁規以石。中甃以甃者。堅緻且袤數里矣。問誰為之。則曰席舍人所築也。時山中婦女無他業。每空手坐食。以為恒。最後織作聲殷然。接衡巷。問誰為之。則又曰舍人募隣郡女工所教也。問絮本及紡車織床諸具。安所取乎。則又曰舍人所給也。予甚異焉。問舍人為誰。蓋諱啓圖。字文興。歲貢生。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未授官而卒。山中人雅重君。故不字而爭以其官呼之。云已。予寓於嚴氏君之諸孤皆嚴出也。因知君事行頗詳。及將墓君來儀碩之原。復詣予徵銘。予以是益悉君之為人。按狀。席氏避唐末黃巢亂。始居莫。登峯之陽。曾祖洙。祖瑞。皆不仕。考本禎。前明文華殿中書舍人。擢太僕少卿。贈其先兩世如少卿官。妣吳淑人。而君之母則諱也。君自幼喪母。鞠於適母吳。事吳有至性。吳疾。晝夜不離左右。自草青詞。籲於神。願以身代死。先後四十九章。至今其棠有存者。為人恬靜寡欲。未嘗孜孜錢刀。為倪拾仰取計。惟好行其德於鄉里。凡宗族親故待君舉火者。若而家。侍君資其婚嫁。死喪者。若而家。山中細民苦貧。祁寒則施褚衣。炎暑則施苧襦。病則予之藥。不幸死而無以殮者。畀之棺。無地以藏者。又廣少卿先所置義塚。至三十餘畝。以畀之。坎埋。歲值大歉。則出粟周之。多或十餘石。少亦不下數百石。而又贖歸其子女之被鬻者。收育其嬰孺之棄道於道者。歲所費率通數千金。山中大姓類以商旅織當起家。住住擁財自衛。其尤豪者。必華衣盛服。與從以相夸炫。而君自奉獨與寒素者埒。室無姬媵。篋無玩好。每積所入。悉登之於施。予親黨悉其異已。或竊議之。君聞而不少顧惜。久則合一山大小。疏眺莫不頌服焉。然後知予前之見聞。猶未足為君異也。君好讀書。於書累

萬卷。於是編其先賢嘉言懿行。條晰部居。共若干卷。名曰畜德錄。晚歲病風痺者數年。益鉅戶。著此書。嘗題於書尾曰。吾病瀕死。惟以書未成爲恨。今幸少瘳。有不強力成書。而敢自情愉者。沒無以見先賢地下。病不能轉側。至置書牀。箚上俛視之。蓋其勤於學問如此。予故考君事行。本本以爲得之先賢者居多。享年四十有三。卒之日。宗族親故哭之曰。今而後緩急將誰叩也。山中父老子弟哭之曰。今而後凍餒患難將誰恤也。嗚呼。若舍人者。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已當病之未革也。先期謝遣醫藥。語諸子曰。吾之生也。太歲在寅。今歲申也。月又如之。寅申相戰。吾殆將不免。既而果然。達者謂之知命。卒於康熙十九年某月日。蓋於二十有三年某月日。昔太史公謂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顧其所述。蜀卓氏程氏宛孔氏之屬。其羸視君數倍。而輕財好學。不聞有似君者也。以太史公之文。雄麗可喜。故得遊傳於後世。予自分筆力衰劣。弗稱。其能永君之傳哉。惜乎君之不過太史公也。然而不可以不銘。君娶嚴孺人。生子男三。長例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永劫。次歲貢生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永勛。出嗣世父後。次諸生永渤。女二。長適諸生許彰。次許鄭茂鼎。孫男七。女二。俱幼。銘曰。

古不朽者。惟德與言。後儒弗能漸滅。忽焉君也。獨否。善積慶延。佐以著書。日星昭然。倚山面湖。宰木森芊。人亡名存。庶幾萬年。

〔註〕

一 洞庭

山名。在太湖中。

二 黃巢

唐曹州人。王先芝起兵反。巢應之。既陷長安。帝奔

之。巢爲其部下所殺。亂平。帝復還長安。

巢稱齊帝。後爲沙陀部長李克用。起兵討巢。破

讀書齋記

編修葉子子吉在京師以好書著聞常積書數千卷閉戶讀之以自奮勉於學因命其所居室曰讀書齋而屬子為記嗟乎書豈易言請哉士之少也困於科舉之業則書之凡無益於經史者悉廢而不暇以讀矣及壯而宦游四方又困於簿書文牒之狼環倉庾經紆城郭之周防上官僚及冠蓋交游往來醅酢之紛紜上下則書之凡無益於吏治者悉廢而不暇以讀矣當是之時未嘗無有志之士知書之可好而能自奮勉者也然其未遇也或見為迂疎而不足以迎合有司其既遇也或見為閹茸遲鈍而不足以錄達當世之務故士大夫無所事於書而爭以讀書為謀惟翰林先生則不然既已舍去科舉之舊而又無簿書文牒倉庾經紆之可虞品秩雖稍卑下而率用簡貴相高其於往來醅酢之節亦僅僅耳此歐陽永叔所謂榮顯清閒得兼宰相神仙人天之樂者也宜其逆有讀書之暇矣且夫翰林之為官也素以文章侍從為職業上之人優其廩賜而寬其程課使之從容緩步於簪筆荷橐之列如此而復廢書以娛不幾曠官而喪職也與而葉子寓直之廬則又國史院也吾意必有前代金匱石室之藏與夫日曆起居注之屬人間所不易購者咸充物乎其中以俟葉子之讀然則葉子苟好書又何必惓惓於是齋也哉抑予嘗考之於古若周之柱下所掌晉之柏廡氏所司漢之蘭臺天祿唐之麗正殿宋之崇文院之所校讎皆設有專官其書多者乃至八萬九千餘卷而近世固無是也蓋三院所貯者自太祖太宗暨前明十三朝寶錄而外不聞有難購之書翰林先生自誦習滿字而外

亦不聞有卓然留意於書者。至於退而休沐，亦皆飲酒諧笑之時為多。然後知以讀書為諱者，雖在翰林亦然。而葉子顧獨不然。方其用心於是齋也，孜孜矻矻，窮日盡夜，幾不知異物之可以易其好者。倘益奮勉而不已，則其學豈可量哉。故不辭而為之記。

〔註〕

① 開耳

與開耳。胡。音。胡。與。胡。音。胡。與。胡。音。胡。

② 駭軒

駭也。

③ 簪筆

古人插筆於首。有事則書於

④ 金匱石室

謂以金為或古匱。而石為室也。宮僕使之書也。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宋邵志完之在朝也，嘗忌愛其母。其母告之曰：兒能報國，吾顧何憂。其友王回者，亦曰：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古之為人臣者，其家庭之所勸誡與朋友之所底屬，抑何嚴切如此也。今光祿丞魏環樞先生，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一旦上書於朝，乞終養以歸。若以媿當世之嗜仕不止者為先生計，則得矣。然豈太夫人所望於先生者乎。又豈士大夫所望於先生母子間者乎。而竟毅然去不復顧，何也。予考先生立朝始末，蓋嘗由翰林出為諫官矣。是時海內初定，居職者未諳國俗，率皆唯唯持祿，以幸無事。而先生獨抗論國家大計。時時見諸施用。其疏彙具傳於世。士大夫家皆有之。既而名日益盛，忘者日益衆。辟諸含沙伏弩，來間竊發。先生幾蹈不測之禍。顧與太夫人怡然安之若命。噫，何其難也。蓋其家庭之間，能不媿志完母子者久矣。由是言之，仗人主所以倚仗先生者，常如諫垣之時，則先方納忠陳力之不暇，而何暇於歸。先生雖欲歸，太夫人亦不聽之歸也。今不幸回翔於閤署。

名為稍稍通顯。而實素諸無所設施之地。則其從容陳乞於天子之前者。豈得已哉。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法嚴而吏蠹。財匱而民能度。亦先生所日夜太息者也。萬一人主思得老成者。頌之德。與之共濟。必且以尺書束帛。招致先生於里居。吾不知為先生者。其遂采茶酌水。奉太夫人以終其身乎。抑承太夫人素志。幡然還車而即路乎。古之君子。進非軒冕為之榮。而退非山林之為達也。從容去就。惟道之安爾。世之論者。咸謂先生是行也。將有往而不返之思。而予獨逆推先生之未然。以為先生固有道者。必不如是之偏且矯也。予不敢辱與先生為友。竊自附於王回之後。故引志完故事而復為之說。以期望先生者如此。

〔註〕

一采茶酌水

謂薄物也。〔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采與取同。五之德名。

二幡然

變動之貌。〔孟子〕既而幡然改曰。

〔三〕軒冕

卿大夫之車服也。亦以為貴顯者之通稱。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國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子貽上。年少而才。既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為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憾者。方在燕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間矣。王子勉稱。事上宜敬。接下宜誠。激事宜真。用刑宜寬。反是。旱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風初動。雨雪載塗。搖策而行。努力自愛。

〔註〕

一諸曹

分職治事之官。唐曰曹。〔漢書〕史曹治事。

二當任部主事

言王既舉進士。按舊制。當任六部中之主事。主事。官名。位次員外。

〔三〕燕市
京師也。亦曰咸宗。

送宋牧仲權贛州關序

康熙十七年仲冬之吉。刑部宋子牧仲。方以才能簡任關使者於贛州。瀕行。京師諸相識率皆往而餞之。又以詩贈之。牧仲意猶未已。復命子序其端。子歎息謂牧仲曰。琬蓋嘗受教鄉先生矣。顧明以語子。勝國時士大夫為郎吏者。往往不樂任戶曹。為戶曹者。亦往往退讓。不欲以分司之職。受知於其長。為分司者。又皆不汲汲於任利。而惟務以寬恤。往來之行旅。此所以商賈富饒。吏民安樂。而士大夫亦多廉恥之風也。比年以來。其時其勢。率異此。故關政者益嚴。而所以勾稽剝斂者。亦日益巧且密。於是商賈之子。錢易耗。耗多則舟車不前。而貿易漸稀。貿易者稀。則所產之地。悉其不售。而遠方難得之物。黠者將居之。以為奇。故其價急趨於翔踊。民間既騷然告困。而算緡者亦策無所出。為國家致富之術。如是可乎。顧猶自說曰。我才也。我能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以寬大為政。以招徠拊惠為心。上不闕軍國之供。而下不詬遠人之怨。是在吾子勉之而已。至於贛州山水之雄。魚鮮橘柚花竹之美。與夫親舊僚友。攜尊設祖。殷勤道故。黯然揚別之情。舉凡見諸詩者。皆不暇以云也。

註

①簡任

高等文職之授

②贛州

府名。今江西贛

③勝國

後朝謂前朝也。勝

④翔踊

謂前朝也。勝

謂前朝也。勝

謂前朝也。勝

謂物價步步高增也

⑤算緡

言理財者。漢武帝時。曾令民各以

物自占。值緡錢若干。謂之緡算。

謂之緡算。

謂之緡算。

謂之緡算。

謂之緡算。

謂之緡算。

贈翁君序

翁君名天章。字漢津。吳縣人。以諸生入國子。上舍。為人喜聲色。縱游狹邪。順治十四年。來京師。

與妓馮金者相好也。已盡散其所攜貲。不數月。馮徑棄君。更歸他氏。而君猶日夜數說不自得。每對客。必曰。吾負馮生。吾負馮生云。於是京師人皆以君為狂。翁氏世居洞庭之東山。君之族人。有達春者。故名中書舍人也。其豪邁猶與君稱。客金陵時。有所押妓寇氏。以色藝擅名南院中。中書君感之。先後費錢帛巨萬。始得娶為外婦。已復游臨安。輦索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得復稱俠矣。遂徧召故人游士。及妓童。盡倡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棹舫西冷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履頭無算。抵暮。閉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又有彥登者。亦君諸父行也。少任智數。武斷山中。當明慈帝時。置榷十二。各建一樓居之。高費畫棟。制如掖庭。為怨家飛章所訐。下巡捕致於獄。於是君與其族人。出家財居間。久之始得解。蓋翁氏以意氣相尚類如此。東山之俗。健鬪喜訟。富者率居賃四方。以織畫起家。而翁氏獨任仗輕財。至傾其產不顧。亦豪矣哉。往予游東山。真翁氏盛時。甲第相望。其子弟輕裘。展服。日夜與賓客相過從。彈箏。振瑟。有古游關公子之風。今相距不過數年。逢春。死彥登老且病。而君亦復落長安中。訖無所遇。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然君意氣如故。終不以此自悔恨也。豈真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耶。公娶布政朱虞公女。於予為從姑之夫。性坦率。多大言。每自矜能詩。然館予邸舍累月。亦不見君嘗為詩矣。忽謂予曰。女他日銘我於石。當云云。予笑應之曰。君果欲現文。又何用銘為。於是遂畧序君之生平。且牽連翁氏故事。為文以贈。

註

① 國子工舍

官署名。立大學堂。

國子監也。清木。

② 馮生

英人呼某姓。

③ 臨安

於名。今浙。

④ 纓頭 有歌詩人之贊。謂之纓頭。始本（漢）（漢）（漢）。

⑤ 范少伯

即范泰。嘗為貴。教此千金而散之。

⑥ 原巨先

字巨先。漢院人。父元。

官讓送將送。以

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詩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得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為之三嘆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游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骸。往往雜出於頽垣壁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為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踰河涉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之碧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清湍。蘆魚而不絕。至於苑囿。鹿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啼而鴉嘯。雖彼間梁孝王之驕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氣而眇乎遠矣。則其為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隋而深長。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暨酒人。伏客。曾費唐沽之徒。履名而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為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茂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履陝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游而益工。則固千載已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為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於是學日

益芳。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南草多矣。况敢遠望古人乎。願猶欲竭其國陋。為南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

〔註〕

① 踰河涉洛

言渡黃河而涉洛河也。

② 嵩山

五岳之一。在河南登封縣北。

③ 曹氏

指曹景宗也。景宗新野人也。仕齊。以軍功累加

為太子。齊末氏之亂。據立。考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帝友。為竟陵太子。卒。諡曰高宗。武

答王進士書

琬啟。比辱枉顧。命作賢婦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婦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更助教為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為之紀載者何哉。非為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欲。高懸女楊烈婦。為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

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賢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遂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奮陋。仗廩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快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宣。

註

一 賢子

童子也。出左傳。

二 李習之

唐人。名湘。趙郡人。文章見推當時。著有習之文集。

三 孟堅

姓。北地人。著

有漢書。

四 蔡伯喈

名邕。陳郡人。官中書郎。著詩賦等百多篇。

五 歸震川

明人。著古文名。

芳有震川集。

乙邦才傳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王者木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背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己馬。分贖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為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衛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為乙邦才。張衛者入見。兩人廷議。即藤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

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隙。逆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衛也。皆止不敢逼。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顏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隙。所俘敵無算。主者或獲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眾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終遠讓不自言也。弘光帝即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均準。猿臂而蓬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刑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某嘗過之。濠上。直其獵。還為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鄰。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聞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為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衛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卻衛。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註

一霍山

山名。在安慶。霍山縣西。

二六安

縣名。屬安慶。安慶道。

三結狀

謂文狀之有。結狀。憑証者。

四蘇

音毒。大蘇。蘇也。

邵宗元字元洎。徐州人。明崇禎末。為保定府同知。署府印。十七年春。流賊李自成破居庸關。將寇京師。保定人震恐。宗元與總監方公正化。故光祿少卿張公耀彥。糾鄉兵二千人登陴。無何。督師閣部李達。秦選兵抵保定。謀入城守。城者不納。達秦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公弼。與城上人盟。始得帥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達秦嘗遇賊。陰有異志矣。而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已自成陷京師。達偽將劉方亮趨保定。方亮射書城上誘降。其言京師覆沒。保定孤城無援。狀達秦得之。匿其書。促召眾議。事解中。眾稍集。達秦從容曰。諸君亦聞京師之變乎。眾曰。竊聞之而未審也。達秦乃出賊所射書以示眾。眾方博觀其書。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家厚息。宜以死報。安能覩顏向狗豕求活耶。當是時。知府何公復者。甫之任。未暇受府印也。印猶在宗元所。達秦遂曰。吾欲得君印文書。為保定數萬戶請命。不則必被屠殺。奈何。宗元乃涕泣被面不言。久之。已復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偏自宗元故也。此時即知府爭印亦不與。况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自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達秦瞋目無以對。而其麾下士大譁。欲兵宗元。宗元急擲印。建泰前曰。任若所為。因拔佩刀將自刎。眾或抱持之。宗元哭。眾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元。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仰天歎曰。嗟乎。我為保定士民計耳。此一舉無咍類矣。獨夜絕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越明日城陷。宗

元乃挈印自投城下。為羣賊所執。賊得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為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知府皆死。張光祿兄弟婦女二十餘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於賊矣。建泰既降。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且走且手摺折其夫。厲聲訶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亦死。越數年。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與焉。血食至今。

汪琬曰。甲申之變。保定據孤城。後京師五日而陷。其以死殉者甚眾。諸生陳福有上谷紀事。述之詳矣。予獨慕宗元罵李閣部語。侃侃壯偉。故畧其始末如此。

〔註〕

○方正化。明山東人。崇禎時為司禮太監。教保定。發補被兵。命總監軍務。○張羅彥

明青地人。字仲美。崇禎二年舉進士。城陷。投鏢死。○一門死罪者。凡二十三人。○三

李建泰。明木街沃人。明天啟進士。官至大學士。崇禎○甲申之變。自武陟渡關。北

晉公。即裴度。唐閩喜人。字中立。貞元進士。淮蔡作亂。王師數不利。韋臣爭請

元濟。熱文其人。○裴獻封晉國公。

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為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為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

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遂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愛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為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曼丈夫也。美須頰。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間以曼聲謔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為狂。而彭公子籤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為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為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愛姓名曰申宗耿。及為浮屠。又名玄奔。劉吏部公勇嘗有辱贈之。至此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個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淪沒。為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即闖草委瑣。懷祿就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至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憤決潰裂。接手無策。則繫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有之。誰秉

國成不自為政此予所以歎也

〔註〕

①靈巖山

在江蘇吳縣城西南水濱鎮。

②鄧州

縣名。今屬河南汝陽道。

③物色

舉訪人物。《後漢書》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

④朱家

漢初魯人。秦末為俠客。所沽贖者以百數。